

阿·托爾斯泰著

苦難的歷程

三

平明出版社

第三部

陰暗的早晨

……不能以戰勝者的身分活著，便應光榮地死去

——斯維耶托斯拉夫

第一章

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，坐在一堆露天燃着的野火邊。打大草原上一個峽谷裏吹出來的一陣寒風，刮着他們的背脊，在早已脫落了麥子的麥桿間呼嘯。那個女人將兩條腿縮在裙子底下，把雙手插在大衣袖子裏邊。在一條直罩到眼睛上的、編結的圍巾底下，人祇看得見一個筆直的小鼻子，和兩片抿得死緊的嘴唇。

野火很小，燒的是乾糞餅，這東西是那個男人在不久以前打牲口水槽那兒一塊窪地裏檢來的。刮了風，情形也並沒有好轉呢。

『要是從壁爐的噼啪地爆裂着的柴火中看，或者從一個窗子裏眺望這個悲慘的世界，那麼大自然的美，無疑地更加來得好看些。……可是這大草原……哦，我的天，這纔淒涼呢……』

那個男人小聲地說着，可是露出來一點惡毒的興味。那個女人向他轉過臉去，可是沒說什麼話。漫長的旅程，糧食的缺乏，再加上那個男人嘮叨不休，而且分明很得意地猜測她最秘密的思想，攪得她累死了。她微微地向後揚起腦袋，從那條纏在頭上的圍巾底下，

瞧着那在幾乎看不清楚的山峯背後的、落日的朦朧光輝。此刻這落日的光輝，祇是黝黯天空中狹狹的一條，再也沒有什麼光芒投射到荒蕪而空曠的大草原上了。

「我們就來烤一點兒馬鈴薯吧，達麗亞·狄彌屈麗芙娜，爲了我們身心的愉快……天哪，要是沒有我，你不知道會怎麼樣呢？」

他彎下身子，撿了幾塊頂厚的薑餅，把它們翻來覆去弄了好一陣，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擱在火炭上面。他撥開幾塊火炭，打自己皮短大衣口袋裏掏出幾個馬鈴薯，動手把它們埋在火灰底下。他有一張紅臉，露出一副伶俐得叫人難信的神情，生着一個尖端扁平的肉鼻子，一撮稀疏的鬍鬚，一絡蓬亂的頭髮，還帶着一種咂嘴唇的習慣。

「關於你，我想了很多，達麗亞·狄彌屈麗芙娜。你不怎麼兇暴，也不怎麼堅韌，你的文化多少是淺薄的，我親愛的……可是儘管那樣，你是一個漂亮、甜蜜的紅蘋果，雖然還沒有怎麼成熟……」他一邊擦擦着馬鈴薯，一邊這樣說道。這些個馬鈴薯，是他在不久以前，他們一道經過那個大草原的時候，打一個小村子的菜園裏偷來的。他那肉鼻子，給野火的熱氣騰得亮晃晃的，而他的鼻孔，也在狡猾地牽動着。那個人的名字，叫做柯士瑪·柯士密奇·品斐杜夫。由於他誇誇其談的說話，以及對於她思想的不可思議的猜測，達莎可給攪得煩死了。

他們是幾天以前在火車上認識的，那列火車，行走的路線和開車的時刻，都很莫名其妙。

妙，最後給一隊哥薩克白匪襲擊得出軌了。

達莎搭的是最後一節車廂，倒並沒有出軌；可是一排機關槍掃射過來，於是所有的乘客，都逃進大草原，因為按照當時的習慣，他們可能給搶走所有的東西，可能受到虐待，甚至也可能死在那些襲擊者的手裏。

當他們還在車上的時候，柯士瑪·柯士密奇老早已經注意到達莎，他不知怎麼的很喜歡她，雖然她對於他所喜愛的那種談話，一點也沒有表示過喜歡的意思。可是到了此刻，在黎明時分的廣漠空虛的大草原上，孤零零的祇有她一個人，於是達莎在困苦之中，便出乎自願地拖住了他。而此刻的處境，也確實是慘極了的：從幾節車廂傾倒在土隄下面的那邊，傳來叫喊和噠噠的槍聲，隨後冒起一陣火燄，使那些蓋着濃霜的高大荊棘和乾苦艾，在地面上投下陰森的黑影。在這片絕無人跡的莽原中，她該往哪兒去呢？

於是柯士瑪·柯士密奇就帶她往一個在綠盈盈的晨曦中，向他們飄來炊烟味兒的方走向去，這樣說道：

『你不但在害怕，我的美人兒，你而且很憂鬱，至少我覺得是那樣。而我呢，雖然曾經遭遇過很多的困難，可是就從來不知道憂鬱，也從來不知道那更糟的——厭煩。我本來是一個牧師，可是由於有自由思想，被剝去了法衣，給關在一所寺院裏。可是此刻，我正是古話所說的地面上的漂泊者。如果人祇在有了溫暖的角落、靜寂的燈、背後又有一架圖書時

候總會覺得幸福——那麼，這樣的人就決不會知道幸福的。對於這樣的人，幸福往往就在角落裏，直到倒楣的一天來了。他纔發現自己已經沒有那個溫暖的角落，也沒有明天另外找到一個角落的希望。對於這樣的人，除了嘆息和呻吟，就什麼也沒有……可是我——我在大草原上一路走過去，鼻孔裏聞到一股烤麵包的香味——那便是說，那邊就有一座農莊。我們一會兒就會聽到狗叫了。我的天！瞧那太陽升起來的樣子！在我旁邊走着的，是一個長得像天使的旅伴，勾起我的哀憐和體恤，惹得我很想如同一個頑皮孩子似的手舞足蹈。我是什麼？哦，是一個頂頂幸福的人。我口袋裏老藏着一小包鹽。我常常可以打圓子裏挖幾個馬鈴薯。那一邊是什麼？是一個充滿着感情衝突的五花八門的世界。我想過很多，達麗亞·狄彌屈麗美娜，我的確想過很多很多，關於我們知識分子的命運。他們全是些不喜歡俄羅斯的人，我必須這樣說……因此，「一陣風吹來，他們就沒有了。」結果，在他們那裏祇剩下一塊空虛的地方；至於我，我這個剝去了法衣的牧師，却像一隻雲雀一樣地幸福，而且一直想永遠這樣下去咧……」

沒有他，達莎也許已經送命了。而在他呢，却什麼意外都能夠應付的。日出時候，他們到達一座農莊，這農莊坐落在一點樹木也沒有、光禿禿的大草原上，它的飲馬池已經乾涸，而且磚牆上的屋頂也都給燒燬了。走到井邊，他們碰見一個嚴肅的、白頭髮的、揹着散彈槍的哥薩克兵，向他們吆喝：「滾開！」一邊用他憤怒地蹙皺起來的眉毛底下的、一雙

亮晶晶的眼睛向他們惡狠狠地瞥了一眼。柯士瑪·柯士密奇急忙籠絡那個老頭兒道：「這樣反倒更好，老爹，至少我們可以死在家鄉的土地上了。……我們不分晝夜的從革命的地方逃出來，腳上起了泡，舌頭渴得發焦，你要把我們打死，那我們倒會感謝你的，我們已經沒路可走啦。」老頭兒給說得十分馴順，差點兒落下眼淚來。原來他的兒子們都給動員到馬蒙托夫的部隊裏，他的兩個媳婦也已經離開農莊往村子上去了。今年他沒有耕田。紅軍一到，把他的馬匹都「動員」去了。白軍一來，又「動員」去了他的家禽。因此如今就祇剩他一個人在農莊裏，留着一點兒發霉的麵包皮，和一點兒隔年的菸草。……

他們白天在那兒休息，晚上纔向察里津的方向移動，那是通到南方去的最便捷的道路。他們徹夜趕路，白天睡覺，多半睡在田野上，躲在隔年的乾草堆裏。柯士瑪·柯士密奇總是避開有人居住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打一座灰石的小山上，看到下面一個在長長的湖沼兩邊，恬靜地羅列着白色茅舍的村落，他便說道：

「如今這種時勢，在羣衆中間是很容易發生危險的，尤其是那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的人。那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的人，是使人不能理解的，因而就會引起別人的懷疑。」俄羅斯人，達麗亞·狄彌屈麗芙娜，是很熱情而自信的，他們會毫不吝惜地用出他們的力量，而且不計代價。假如你給他們一些看去好像超乎他們能力，可是又很值得從事的工作，他們會從心底裏感謝你。……然而要是你走到下面那個村子裏去，人們就會開始盤

問。那你怎麼樣回答呢，我的小小的知識分子？你難道就說你對任何事情，對任何一件事，連一件事都沒有決定嗎？……」

「聽我說，你別理我，好不好？」達莎低聲說道。

無論她怎樣極力抗拒他——出於自尊，也由於她不願意想起那一切——柯士瑪·柯士密奇不久終於把一切有關她父親蒲拉文醫生、她丈夫伊凡·伊立奇·戴勒琴、她姐姐，「那麼可愛，那麼溫柔，那麼純潔的」卡嘉的事情，差不多全從她那兒打聽出來。於是當她在乾草堆裏足足酣睡了一整天之後，在一個晚上，她走到附近的一條小溪邊，洗了個臉，梳了下頭髮，整了整絨線圍巾，喫了個飽，精神很煥發，隨後倒不是由於柯士瑪·柯士密奇的慫恿，却是出於她自己本意地突然開始說道：

「……那是經過的情形……我再也不能跟我父親就在薩瑪拉了。……你把我看做一個寄生蟲。可是我對我自己的看法，還要比你對我的看法壞得多。……然而我却不能把自己看做一個沒有出息的人，看做卑鄙者中的最卑鄙者。……」

「那我可以通过得出來的，」柯士瑪·柯士密奇一邊說着，一邊噙着他的嘴唇。

「不，你想不出來……」達莎眯起眼睛，避開野火的光芒。「我丈夫冒了生命的危險，來跟我作僅僅一分鐘的會面。他是一個堅強勇敢的人，一個極有決斷的人。而我呢？爲了那樣一個沒用的傢伙，冒生命的危險，值得嗎？他那次走了以後，我就拿腦袋撞窗檻。我

開始痛恨我父親。因爲一切全是他的過錯。他真是一個多麼可笑而沒用的傢伙！我決定到伊卡底里諾斯拉夫去找我的姐姐卡嘉——她一定會瞭解，而且會幫助我的。她是那樣的多情，那樣的容易受感動，我的卡嘉。請你別笑。我要做些平凡、必要、而且很好的事——我的願望就不過是這樣。可是我連怎麼樣着手都還不知道。不過也請你不要向我宣傳革命……」

「不，我親愛的，我一點也沒有向你宣傳的意思。我正在聚精會神地聽着你，而且我懷着最深切的同情。」

「唉，你的同情是無所謂的。我講到哪兒啦？哦，是的……那當兒紅軍逼近薩瑪拉，政府呢，逃跑了——那是叫人噁心的一種情景。……我父親要我跟他一塊兒走，我們便吵了一場嘴，彼此說了些不入耳的話。我父親派人去報告警察，他說：『爲了這個，我要讓你給絞死，我親愛的！』可是當然囉，警察並沒有來，原來那時候他們全都逃光了。我父親急忙衝到街上，什麼東西也沒有帶，祇挾了一個薄薄的皮包，在他背後，我還從窗口裏嚷了些最後不得不說的話。……對一個陌生人，你倒決不會像對你自己父親那樣憎恨得厲害的！哦，之後，我就躺在沙發上，用圍巾裹住，大哭起來！那便是我一切舊生活的結束。」

他們就這樣穿行着大草原，經過那些被牽入內戰混亂中的大小村落，簡直沒有碰到過

一個人，也完全不知道當七萬五千的鄂河哥薩克軍隊，爲圍攻察里津而第二次進軍的時候，正在這個區域裏發展着的血腥事件。

柯士瑪·柯士密奇一邊從火灰裏檢着馬鈴薯，一邊說道：

『要是你已經很累，達麗亞·狄彌屈麗芙娜，那麼今夜我們就不妨就在這兒休息。本來用不到怎麼趕緊的。不過，這兒也不是個挺好的歇宿地方——那邊峽谷裏吹出來的風，一定會叫我們閉不來眼。還是在星光底下，再向前走一程路吧。這是，多可愛的一個世界哪！』他抬起他的機警的紅臉，仰望天空，彷彿要證明天界的一切都很有條似的。『這豈不是一個奇蹟，美人兒，我們在這兒，兩個小小的甲蟲在宇宙間爬行，懷着好奇心注視那一連串一件更比一件驚人的事件；下着不須負責的結論，不用違背我們良心而滿足着我們的飢渴……不，還是，不要急急地趕完我們的旅程吧。』

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包鹽，撿起一個馬鈴薯，放進手心裏，往手指上吹着氣，然後將它裂成兩半，遞給達麗亞。

『我看過很多很多的書，那堆東西毫無條理地埋在我的心裏。革命將我從寺院的監禁中解放出來，毫不留情地把我趕進了世界。在我過了十四天拘留生活的薩拉托夫區，有個警察局長，一個非常聰明的人，給我親筆出了一張身份證。那上面寫着：『職業：寄生；教育：假科學的見解，全無原則。』可是，達麗亞·狄彌屈麗芙娜，當我發現自己已經獲得

絕對的自由，而口袋裏除了一小包鹽却什麼也沒有的時候，我纔瞭解了人生的奇蹟。僅僅在我記憶上成爲一個包袱的那些無用的學問，這時候却開始萌起芽來，其中有許多東西，即使在交換價值的觀點上也證明是有用的。譬如說吧，手相的研究，或者所謂相手術者。我之所以能夠永遠儲着這點兒鹽，也全虧這一種科學啊。」

達莎並沒有聽着他說話。她真想哭，也許因爲那風拂着麥稈，帶着一陣無家可歸的憂鬱尖細的呼嘯着；她儘把腦袋轉來轉去，凝視那逐漸在黑暗下來的落日。當她冥想着要去找尋伊立奇、找尋卡嘉、和找尋她自己，必須經歷一段漫無窮極的遙遠的旅程，一種苦痛的絕望便不由得向着她渾身侵襲。要是在過去，照這樣深切的憐憫她自己，憐憫在大草原的寒冷荒漠中這樣孤苦淒寂的小達莎，她反倒一定會覺着有趣。……然而現在，情形可不同了！她從柯士瑪·柯士密奇那兒接過馬鈴薯，嗅着，和眼淚一起嚥下去。……她記起她還在彼得格勒的時候接到的卡嘉的一封信上的話：「過去是死去了，永遠的死去了，達莎。」

「除了完全不跟現實生活接觸之外，漫無目的白忙一陣也是我們知識階級的主要壞處之一，達麗亞·狄彌屈麗美娜。……你有沒有注意過那些自由職業者的古怪的步態：有沒注意過我們的自由主義者走起路來差不多都用腳尖，毫不耐煩的，倒像他們發着疹子或者害着什麼別的毛病似的。爲什麼？爲的是什麼啊？」

「真是個叫人受不了的傢伙，瞧他那種講話的樣子，那種誇大的樣子」——達莎想道。『不，我們必須趕路，當然囉——我們走吧，』她說着，便將絨線圍巾在脖子上拉了拉緊。柯士瑪·柯士密奇詢問似地瞅着她。正在那時候，峽谷的濃影裏閃出來幾下火光，而一剎那之後，他們便聽到一陣槍響。

第一陣槍聲剛一沉寂，天空中落日的最後一縷光輝在遙遠的雲層中剛剛收斂起來，空寂的大草原突然活躍着人馬。達莎仍然捏着圍巾的兩端，還沒來得及站起。柯士瑪·柯士密奇急忙躲滅野火，可是給風一吹，火星便直往四周飛舞。借着這一點火光，達莎和柯士瑪·柯士密奇看見幾個騎着馬的人，在大草原上馳騁，身體都低低地俯伏到馬脖子上，一邊猛抽着鞭子，爲的是設法躲避峽谷裏發出來的排槍。

一下子，騎馬的人不見了，一切又都沉寂下來。祇有達莎的心，還在忽搭忽搭地亂跳。接着，峽谷裏傳出來一陣呼喊，一大羣武裝的人從那邊跳出來。他們在大草原上圍了個很大的圈子，小心翼翼地探索着道路。幾個最靠近的人向野火轉過腦袋，用一種緊張可是年青的嗓子，吆喝着道：『嗨，你們是誰？』柯士瑪·柯士密奇將雙手舉到頭頂上，讓手指都叉開了。一個穿着軍服大衣的青年，走到他面前。『你們在這兒幹什麼？』他問道，便把一張堅毅的、眉毛烏黑的臉轉向在野火邊的兩個人。『間諜嗎？白匪嗎？』不等回答，便用步槍柄推着柯士瑪·柯士密奇：『來，你可以邊走邊講的……』

「可是我們實在——」

「『實在』，什麼話！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們現在正在打仗嗎？」

柯士瑪·柯士密奇不再抗辯，跟達莎兩個人一塊兒給他們的俘虜者帶走，因為部隊開拔得很快，所以他們也差不多在奔跑。及至走到一簇搭在一個池沼周圍的茅屋時候，天色已經很黑了，那兒有許多牲口，在沒有駕上馬的大車間嘶叫。一個人向部隊嚷着。於是大家便停住腳步，圍住他，開始解釋：

「我們不能不退却啦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他們把我們包圍了，那些個渾蛋。……離這兒很近，在一個溝谷裏，我們遭遇到他們的步哨。」

「因此你們這批英雄，就都逃跑了，呃？」喝住他們的那個人，用一種譏刺的口氣說。
「你們的指揮官在哪兒？」

「指揮官在哪兒？嗨，指揮官！伊凡！趕快啊，團指揮官在找你，」許多聲音都立刻嚷了起來。一個身材高大、腰背彎曲的人，從黑暗中走出來，說道：「大家都在，人數正確，團指揮官同志，沒有傷亡。」

「趕快放哨，讓大家喫飯，不要生火，過後全到屋子裏去。」

人們散開了。農莊上似乎冷落下來，在黑暗中，祇聽到低聲的命令和哨兵的盤問。後來就連這些個聲音都消失了，祇有風在瑟瑟地吹着屋子上的草頂，呼呼地刮過池邊楊柳的

光禿樹枝。把他們俘擄起來的那個年青紅軍，這時候走到達莎和柯士瑪。柯士密奇跟前。從光亮地閃現在農莊上空的星光中，他們可以辨認出他那瘦削而蒼白的臉和那黑沉沉的眉毛。達莎瞧着他，「怎麼，原來是一個姑娘。」「跟我走，」他嚴峻地說着，便將他們帶進了屋子。「等在門廊裏，隨你們找個什麼東西來坐下好了，」他說着，便推門進去，隨手又把門關上了。他們可以聽到那個剛指揮官的沙啞而低沉的嗓子，在裏邊喃喃地響着。聲音響得那麼長久，那麼單調，因此達莎就把腦袋靠在柯士瑪。柯士密奇的肩膀上，閉攏了眼睛。「不要害怕，我們不會有什麼的，」他低聲地說着。門開了，那個紅軍摸索着兩個嫌疑犯，又說：「跟我走，」將他們帶到外面，東張西望的想找一個囚禁犯人的地方，然後指着一座低矮的草頂披屋，這披屋的門已經從門樞上脫落了。達莎和柯士瑪。柯士密奇走了進去，那紅軍便在門檻上坐下，將步槍橫擱在膝蓋上。在這披屋裏邊，瀰漫着一股麵粉和耗子味兒。達莎鎮靜而絕望地說道：

「我可以坐在你旁邊嗎？我害怕耗子啊。」

那紅軍勉強讓她一點地位，她就在門檻上坐下來。那紅軍如同孩子一樣，突然大大地打了個呵欠，還斜過眼睛去瞧着達莎：

「間諜嗎，呃？」

「你聽我說，同志，」柯士瑪。柯士密奇從黑暗中說道，一邊更走近了一點：「讓我解

釋——」

「你過後再解釋吧。」

「我們是和平的居民，難民——」

「啊，和平！你這是什麼意思啊——和平？你在哪兒找到了和平啊？」

達莎讓腦袋斜靠在門框上，瞧着那個紅軍的眉毛烏黑的漂亮的臉，尖端翻起的鼻子的清秀輪廓，努起的小嘴，端正的下巴，突然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「我的名字跟你一點也不相干。」

「你是女性嗎？」

「那也跟你沒什麼關係。」

那應該是她們談話的結束了，可是達莎的眼睛，却還是不肯從那張可愛的臉龐上移開。

「爲什麼你跟我說話的神氣，倒像我是一個敵人似的？」她輕輕地問。「其實你並不認識我。爲什麼一起頭你就把我當做一個敵人呢？我祇是一個，像你自個兒一樣的俄羅斯女人。……唯一的差別是，也許我比你更多喫了一點苦——」

「俄羅斯，呃？你說的是，資產階級，」那紅軍用一種微帶口吃的聲音說，一邊皺着眉頭。

達莎的嘴唇分開了。由於一種突然的衝動，她向他更接近過去，在他熱烘烘、軟綿綿的面頰上吻了一下。那紅軍絕對沒有料到她會來這麼一手，便從長長的睫毛底下，瞞着眼睛，瞧住達莎，隨後站起身子，把步槍捏在手裏，退後一步，將步槍帶梢到肩胛上。

「不要做出這種樣子，公民，」他用一種威脅的語氣說道。「那不會給你好處的——」
「可是什麼，啊，什麼事情會給我好處呢？」達莎熱情地問。「你已經找到了正當的事情在做了，而我……我就找不到……我冒冒失失地從另一種生活裏逃出來。我追求我的幸福……我妒羨你……我真想跟你一樣，大衣外面攔上一支步槍！」

她激動得把圍巾打她腦袋上摔開，用足力氣的將圍巾兩端捏緊在小小拳頭裏。

「在你，一切都很清楚，很簡單……你為什麼在鬥爭啊？是爲使女人們將來可以不再流眼淚，仰望這些個星星吧……我也要那種——那種同樣的幸福——」

達莎說着，那個紅軍在傾聽，他並沒有打算去制止她，却給這陣不可思議的發作弄得怔住了。那時候，連指揮官從屋子裏走出來，吆喝着道：

「來，亞格麗披娜，把那批壞蛋帶進來！」

團指揮官睜着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嘴裏啣着一隻烟斗，正跟連指揮官坐在房裏的一張桌子旁邊。那個連指揮官的臉，給風雨侵蝕得活像一張樹皮。他們兩個人都穿着軍服大衣，戴着便帽，胳膊肘撐在點着一盞火苗很小的守夜燈的桌子上。達莎和柯士瑪·柯士密